

十七史商榷

十

七

史

有

權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八

東吳王鳴盛謨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六

班志不載漢禮

南齊書禮志敘首云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案此說詳見前第十一卷漢無禮樂一條

何佟之議雩祭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議雩祭曰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從之蕭鸞盡殺太祖高帝世祖武帝子孫卻以己身充太祖之第二子固不能斥太祖而以己之父道

生代之若世祖乃鸞之從兄且世祖自有子孫今觀佟之議明
堂及雩祭尙以世祖配饗五帝則當時太廟之中亦必不廢世
祖之祀可知夫子稱人而不仁如禮何此爲魯三家發耳以鸞
之逆惡無人心亙古少有倫匹較之三家則又判若霄壤矣想
其入廟奉祀對越駿奔依然不愧不怍此等人何必更以聖賢
之所責者責之惟是鸞祀太祖可也祀世祖則義何所取禮何
所據祝史如何告儀節如何行木主如何題署主祭者之位次
如何安頓措置其名如何稱蕭子顯禮志一篇全不分明千載
而下爲之揣度情形不覺令人駭詫

以婦人爲一世

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若據伊

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
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愚案古者夫妻同一主觀蕭子顯此
段宋初竟以臧后爲一世但臧后是宋武帝元配不知何以得
爲一世攷予前所引宋禮志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
於彭城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
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其時武帝見存而臧后
已沒故卽以充一世數蓋五廟之制原應奉其先之有功者一
人爲百世不遷之太祖其下則高曾祖禰四親是爲五廟劉氏
之先旣無有功者可奉爲太祖但有四親而已惟武帝有大功
當比周文武世室而身又見存遂以臧后充數南齊書禮志所
說卽此事但蕭子顯措詞繚曲未易了耳要之此真大可異事

厥後武帝崩徐羨之等請以武帝配天南郊以武敬皇后配地

北郊武敬卽臧后也

亦見宋禮志

此種典禮皆堪駭人

隋書第七卷禮儀志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并妣邨氏爲五廟邨氏卽梁武之元配其禮與宋武帝同又第六卷云後齊圜丘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武皇帝配方澤禘當作祀崑崙皇地祇以武明皇后配此亦與宋制同至其

述後周之制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北郊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隋高祖受命爲圜丘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武元皇帝配方丘夏至祀皇地祇以太祖配周隋之制較宋與後齊爲得其正矣

南齊州郡所據之書

南齊州郡志有永明三年戶口簿有永元志永元東晉號有永明郡國志有元嘉計偕亦猶宋書州郡志自稱采地理襍書

京口名義

南齊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爲京今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緣江爲境案此段釋京口名義最爲精確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八十九卷亦用之在無學識者必疑其穿鑿而以京口爲京都之口不知從北朝來當於瓜步渡江在今六合縣不由丹徒卽在南朝本國而論江州荊州湘州益州皆在建業之上游而京口則在其下流惟吳會等在京口之下耳何得以爲京都之口乎且京口之名不始於南北朝孫吳已有故唐許嵩建康實錄權自吳遷京口築京城卽今潤州

城也因京峴立名

詳見前第四十二卷

然則京城者猶言高城也愈見南

齊書釋義之確

江都浦水

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
濤盛壯嘆云天所以限南北也愚謂江都浦水與漢志廣陵國
江都渠水首受江者疑皆卽邗溝亦卽瓜洲但此道直至隋煬
帝始開曹丕征吳時尙淺狹同見後第七十九卷彼欲親御龍舟率水師
入江此道不能容也魏志述丕之臨江觀兵水道冰舟不得入
江仍謂舟不能取瓜步路入江非謂瓜洲

南朝官錄尙書權最重

相國三師三公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及一切將軍之下

方次以九卿九卿之下方次以尙書次侍中次中書祕書御史
謁者次領護二衛及六軍等此宋齊志所同也而齊志於尙書
中又特標錄尙書一目前未有如此特標一目者夫公師等在
漢皆宰相也其職要重無比況三公中之太尉本掌禁軍大將
軍亦掌武故每連大司馬可見總統文武其後權移於尙書侍
中中書而一切尊官顯號皆爲空名矣馴至南朝惟錄尙書權
最重此志所以特標之又其時兵權盡歸領護恐一切將軍又
成空名矣官制無定如此

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尙書事領揚州刺史旣專朝
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錄命者錄公之命也錄
權之重久矣然單拜錄則自齊始南齊書褚淵傳太祖崩遺詔

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
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
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
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三拜
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
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
王侯不假優文從之觀此則知錄始於齊權最重有錄而令權
又分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八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

東吳王鳴盛謨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七

語多通用

南史各傳語多通用如后妃傳宋文帝潘淑妃傳帝乘羊車經
諸房淑妃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
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與晉武帝事同宋武帝之子彭城
王義康傳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遣中書舍人嚴麝

宋書作嚴龍

持藥

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與晉恭帝臨終語
同謝靈運之孫超宗傳褚彥回墜水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
彥回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與劉祥譏

彥回之言同劉湛傳湛入獄見弟素曰乃復及汝耶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與後漢書范滂之言同張敷傳狄當周起詣敷就席敷呼左右移席遠客與江斡傳紀僧眞詣斡事同王敬則傳齊高帝受禪敬則將輿入宮逼宋順帝升輿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與隋皇泰主爲王世充所弑時之言同劉懷珍傳附劉杳傳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與本卷上文孔珪傳齊高帝餉珪父靈產白羽扇等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傳昭傳齊明帝賜昭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並同謝朓傳江祐等構朓下獄死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臨誅嘆曰天道其不昧乎吾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與晉書王導悔不救周顗語同陰鏗傳與賓友宴見行觴者回
酒炙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
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問之乃前行觴者與晉
書顧榮事同

以家爲限斷不以代爲限斷

八代逐代各斷不宜牽連延壽書各傳中於一家父子兄弟子
姓及其後裔歷仕各代者輒連述之不以各代爲限斷而以各
家爲限斷惡乎可辭居正舊五代史逐代各斷是也而新史變
爲錯綜穿插類敘總因薄班固而欲上法馬遷故致斯弊

其所以以家斷不以國斷者總以遷移見長耳不知此國史非
家乘也何爲必以一家貫數代乎卽如褚淵王儉兩人齊朝佐

命實宋之至戚讀史者讀至齊事未有不急欲觀此二人之傳也乃王儉則附王曇首傳褚淵則附褚裕之傳分散其事使讀者茫然不測津涯其實遷移有何難事如此作史無理取鬧而已又齊人本少王融謝朓文學之士致顯位而死於非命此天然合傳南齊書搭配最爲得宜者乃南史則融入王弘傳朓入謝裕傳矣又柳世隆齊之開國功臣也而南史則已入之其伯父元景傳矣將齊人一槩提入宋傳而齊幾無人不過王敬則張敬兒寥寥數武臣而已夫一家之人聚於一傳史家恆有之然必其在一朝者也亦必可聚則聚若父子各有大關繫事蹟猶須各列傳不可混合況一家數世歷仕各代者乎乃并其羣從子姓總爲會萃此不過欲掩蓋前作以成己名豈紀事之道

當然乎

凡在一家者皆聚於宋至齊寥寥無多人齊歷年少猶差可梁
年與宋相等宋除宗室諸王之外尙有傳二十六卷梁除諸王
祇有十卷何其多少之懸絕如此乎自九品中正之法行六朝
人皆重門閥延壽立意爲人作家傳盡提入宋故偏枯如此
柳慶遠蕭穎達與兄穎胄柳世隆之子惔皆梁之開國功臣也
故梁書以慶遠與王茂曹景宗同傳穎達兄弟與夏侯詳等同
傳柳惔與席闡文韋叡同傳皆搭配停勻而南史則以慶遠與
惔皆入之元景傳以穎達等入之齊宗室其父南豐伯赤斧傳
矣陳朝文士獨一徐陵陳書云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南史從
其父摛又提入梁而陳之文臣幾無人矣